

小确幸

■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小山楼

A13

女儿只要和我走在一起,就会有下意识动作,像个绅士那样把左手腕曲起,我则会意地挽住她。这份默契因何而起,我想应该是从她身高超过我的时候悄悄开始的。有时,与女儿这样挽着走,我会故意荒腔走板地唱歌,这时女儿就会紧张地告诉我,不要唱,不要唱,后面有人,已经离得很近了。她可能觉得我唱得很丢脸,她越紧张,我越逗她,唱得越起劲。这些小快乐,就是小确幸。

百度搜索“小确幸”,知其是从“微小而确切的幸福”简称而来,出自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《兰格汉斯岛的午后》,由翻译家林少华直译而进入现代汉语。书中提到,“没有小确幸的人生,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。”我的理解,小确幸,就是生活中平凡而琐碎的小快乐。

我们常常会忽视这样的小确幸。看到一篇文章说,癌症其实是一种心病,就是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执着于某件事,仿佛世界末日般,再无快乐可言。

长久地想不开,郁结于心,无法排解,就会成癌,简单点说,就是你钻在牛角尖里,不肯出来,就会坏事。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年岁渐长,更要学会自我调适,方法之一,就是自得其乐,善于找乐。

比如,女儿小的时候,我会把她的头发扎成五六七八个小辫子,她顶着一头乱发,架着副压根没用的所谓矫正弱视的小眼镜,在商场的儿童乐园起劲地蹦来跳去,现在,你想把她头上的两个“小括号”(辫子)扎得稍微出格一点,她立马会点醒你:妈妈,收起你的那些创意。知母者莫若女啊。我是个爱创新求变不按常理出牌的人,虽然我的厨艺也就勉强三四十分的样子吧,但是经常会别出心裁地混搭,女儿苦不堪言,一听我要玩创意就头大。

比如,年轻时的我,自命清高,加之不羁前辈的推波助澜,固执地以为相爱而至结婚是一件非常自我的事情,不需要他人的掺合,甚至非常鄙视

那种随大流的千篇一律的婚礼,认为烦琐又俗气,就是旅游结婚也脱不了俗的窠臼。所以最终还是不顾父母的失望,任性地去省去了婚礼这个环节。我偶尔会跟先生开玩笑说,我们说得好听是私奔,说得难听就是鬼混,放在过去,是要被抓起来的啊。但是现在,我真心觉得,再闹哄哄的婚礼,都有其感人的一面。我会很认真地出席那些婚礼,并常常很没出息地不自觉地湿了眼睛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,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盛大的婚礼,能给父母一个满意的交待,能有亲朋好友的见证,能去拍千人一面的合照,能穿着婚纱和相爱的人站在酒店门口老土地迎宾。这些,就是微小而确切的幸福。可惜,当年,不懂。

比如,现在过马路时我会挽着母亲的手,虽然内心偶尔会嫌弃她胆小如鼠过个马路都不敢;夏日来临会花心思的给她准备几件谈不上漂亮的夏装,虽然她常常舍不得穿甚至遗忘在箱底。我也会在手机充

电的间隙,耐心地听母亲东扯西扯陈年往事,并不时附和两句,虽然那些人和事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。但是只要母亲快乐,我也快乐。

我笑得最多的时候,不是在春风得意之时,而是在人生最灰暗的冬天。我在最艰难的时候,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五个笑话,哈哈大笑一次。这在以前,我会觉得特俗。我现在看书,一般不看那些晦涩难懂可以装门面的书,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过分敏感,计较他人的只言片语。非常生气的时候我立马会安慰自己,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

有人纠缠于到底要什么样的终点,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。我却只想在时间的流逝中,细心感受每一点温热,每一点快乐。所有的片断,都是我最值得珍惜的小确幸。人生,寂寞而崎岖,不如意事常八九,如果你愿意活成一朵苦菜花,别人也不会有意见。但是,乐天派的喇叭花,身边的追随者总会更多点吧。

树越来越少了(下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其实,树的命运与用处无关——不是说有用的树就留着,没用的树就砍掉。如今不管什么树,命运都不太好。

在一户农家的院子里,我看见一排码得整整齐齐的桑树根,村民说养蚕不赚钱,桑树没有用,就全砍了。这些桑树就像我家乡的那些桑树,树干不高,树枝很多,桑叶繁茂。每到夏季,树上结满了桑葚,酸甜可口。家乡的桑树早就砍光了,这里的桑树也砍光了。原以为只有人的命运有相似之处,没想到树的命运也差不多。

树根堆里有一条根特别长,估计是户主挖根时没有截断它,顺着树根的走势,把根全都挖了出来。记得有人说过,树根长得这么长,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吸收水分,根在伸展的过程中逐渐有了意识,它想朝着

深远的地方进发。当一条根沿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前进时,这棵树就不仅仅是棵树了。我完全想象得出这棵树被挖断时的痛楚,那不仅仅是肉体的疼痛,还有理想的幻灭。

城里的树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所居住的小区里,有一块草地,上面长着茂盛的杂草和几棵树,其中有一棵胳膊粗的海棠树,一层楼高,春天里一树繁花,很是美丽。那个冬天,小区进行道路改造,海棠树被推土机挪了窝。第二年春天,海棠树没有开花——他死了。其他几棵树也死了,只活下一棵小玉兰。我每天经过这里,不知不觉间把这几棵树当成朋友,他们死了,就像朋友没了。那些杂草最后也没了——被改造造成了停车场。

这块草地的楼北边,长着

四棵高大的樱花树。开花时,满树的樱花美得让人窒息,每次路过我都要在树下站半天。我以为这么美的树不会有人打扰,但是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树枝被修剪过,几根很粗壮的树枝被锯掉了,四棵很有个性的树被剪成一个模样。我不明白这几棵树碍着谁了,也不明白怎么就有人看不惯这种自然随性的生长。不仅是这几棵樱花树,其他的紫荆、冬青、栀子等树,也被修剪了,有几棵“挡着路”的紫荆被挖起来丢在一旁。我连生气的想法都没有,因为我知道,他们没有被全部砍掉就算是幸运的了。我只是很难过,在雾霾这么严重的情况下,多留点树就不多产出一氧化碳吗?怎么就不能让几棵树再长一长呢?

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随便处

置树。我们以为树没有意识就随意砍伐,以为树死了可以重新栽植。事实并非如此。丹阳很多河岸两侧有不少水杉,既可以稳固河堤,又可以美化道路。水杉沿河而植,高大挺拔,夹道而立,是一道绝佳风景。走在笔直的马路上,路有多长,水杉就陪你多长。很多水杉被砍掉以后,大家都觉得不好看,要求政府重新栽植水杉。但是,当地人告诉我,水杉栽下以后,成活率只有两成。有人说是土壤不行,有人说是树苗不好,有人说是水有问题,我倒不这么看。我觉得,根本原因是这些水杉不想活了。树木是有记忆的,树木一直在储存有价值的东西。人们对树毫不怜惜,树完全清楚。明白了这一点,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?

老心如水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刚刚过去的某一天,打开QQ,发现礼物爆棚——我的生日,电脑比人脑记得清楚,不知是喜是悲。本来忽略的事情,在虚拟世界的提醒下,陡然意识到了。我对闺女说:“就是你,把我催老了!”闺女从作业堆里抽出手拍拍我的肩,笑嘻嘻说:“没事,女人四十一枝花。”

一枝什么花?我的空中花园里,百合花、萱草花、韭兰花,一朵朵自在美丽,但是花期不长,萎谢的花瓣像被碘伏浸泡过的棉花球一样,皱缩着,直至凋零。过了花期的植株便像空巢的父母,光泽顿失,也不那么蓬勃生发。同学说,五行缺水的人就会喜欢花草,我懒得论证,我明明缺金。对了,最不济,还是一枝豆腐花。

通讯员群里,黄小邪发了一段话:“您知道吗?随意丢弃嚼过的口香糖,小鸟会误以为是面包块去吃,然后它一直飞到累死,因为根本停不下

来。”我有点绕不过来就问为什么。良久,河先生发言:“炫迈口香糖广告,根本停不下来。”唉哟,伤不起啊,我的一颗老心。

明代大儒陈白沙诗云:“记得儿时好,跟随阿娘去吃茶。门前磨螺壳,巷口弄泥沙。而今人长大,心事乱如麻。”饭一天天吃,岁数一天一天大起来,大得不像话。几年前,有一卖包子的中年妇女瞅着远远站着的我问女儿:那是你小妈吧?我不过在锻炼女儿的生活能力,不知她怎么读出了别的意思,但有一点应该是存在的,我还年轻,所以也不介意她眼神不济。现在,说出实际年龄之后,如果还有人表示质疑的话,我也相当淡定了,自己心里明白,自然是赘肉挡不住,华发暗生。

记得小时候看到四十岁的人是如何的惊叹——这都老成什么样子了。现在站在奔四的路上,后面花红柳绿的“后浪”一道烟地撵上来,真不矫情,我

还觉得现在的年龄是最好的年龄。遵从内心,顺性而行,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能问下自己:真的是心里想要的吗?不入眼的人,烦人的事,是是非非的纠缠,都能缓缓放下了。小咖就小咖,大时代总有小人物。再老一点,我决定只做三件事:读书、养花、和喜欢的人喝茶。这个年龄,我喝茶了。与风雅无关。是喜欢上了微微的苦涩。放入菊花或枸杞,花有禅,茶有色,天地灵气,汇于一杯水,生趣盎然。宋人倪思《经筵堂杂记》中说:煎茶声,声之至清者也。看来喝茶,也是不到某个时刻领略不到的人间清欢。

商业街的树荫下,经常有棋局、牌局,众人围观。有一次买菜,看到一位高位截瘫患者,坐在轮椅上,伸长了脖子看人捣蛋。他就像长在椅子上的一个多肉植物。春夏秋冬就坐在上面。我反而看不出他

的年龄。他早已接受现实,所以坦然于人群,那么,他一定不年轻了,这是年龄对于人的别样馈赠,在废墟上开出一朵花儿来。青春是好,像几米说的那样:“那时候,未来遥远而没有形状,梦想还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。”但是青春因为“炫迈”,而“停不下来”,义无反顾里难免有盲目、有冲动,所谓缺什么才炫什么。而时光赋予的一颗老心,在激情和朱颜都不再后,却教人没有丝毫自卑和胆怯的从容生活,如一湖静水,安之若素,处之淡然,与跌宕命运握手言和。

本地诗歌网上看到“鬼才”停留与人互动的打油诗:“OUT好多年/你还以为自己是天颜/可是太多的日子里/你早已把铜镜/扔在一边/不是那铜镜照不出你今日的容颜/而是你嫌那铜镜/照不出昨日的脸”——看完会心一笑,丝毫未损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